

当代最新社会——经济热点写真书系

想自己的家—— “炒楼”伤情录

斯人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当代最新社会——经济热点写真书系

策划：斯人 蓝轲 荣焕

想自己的家

——「炒楼」伤情录

斯人 著

哈尔滨出版社

1993

(黑)新登字12号

责任编辑:李荣焕

封面设计:安玉滨

想自己的家
——“炒楼”伤情录
斯人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宾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100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7-30557-581-9/I·127 定价:3.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新颖独特的“新闻小说体”纪实文学作品。

全书以近年火上浇油的全国性房改和火爆异常的房地产业为主背景，摄取北京、广州、深圳、海南等地惊心动魄的“炒楼”场景缀连成悲喜交加的情节。其间的景况、意想不到的结局令人嗟叹！

注意：书中人物取自生活原型，万勿对号入座！

目 录

第一章	机缘.....	(1)
第二章	大气候.....	(15)
第三章	闹心.....	(31)
第四章	花落.....	(46)
第五章	初试.....	(60)
第六章	入围.....	(75)
第七章	意外.....	(91)
第八章	秋潜.....	(107)
第九章	迟悟.....	(129)

第一章 机 缘

车身翘起了一下，又呼呼地往前窜。一眨眼进入了狭窄的巷道。座位上的人低垂着头打盹，或者睁着眼彼此木然地扫来扫去。站着的，不分男女老幼，都伸出手臂，紧紧攥着扶圈，随着车身的颠簸忽前忽后地晃动。那种模样，如果着意去看，便觉得挺滑稽。

车厢里响起播音员的声音“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老弱病残的同志，谢谢您的合作。前方到站是安定门站，有到安定门站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接着是一句洋文。F一听便有气。尽搞形式主义，有几个老外坐地铁？！心里想着，不由睁开了眼。对面长座椅上，几个土了巴吉的乡巴老挤在一起，脏兮兮的，面前堆了4、5只帆布长包。他们的右侧倒有个打扮入时的小姐，长相不赖，可惜离F远了点，得斜着眼看，太累！F觉得无聊，想起在朝阳门地铁口买的那份晚报还没看完，便把团成长卷的报纸打开。眼神掠过“1992年5月20日……《北京晚报》社会新闻”。往下看，“儿科护士作学问，”没劲，Pass。再往下，“宣武区培养新教师有方——从教师到学生，从学生到教师”，更没劲，Pass。再往下，F的视线落到了一个双行题上：“‘房源’作钓耳，诈骗又抢夺。”心里不由一震，便认真看起来：

本报讯 日前，25岁的张某因以房子为诱饵诈骗、抢夺他

人钱财被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判得够狠的，F心里嘀咕一句，又接着往下看：

“张某无业，经人介绍，与急于购买商品房的郭某相识，并答应为郭某提供‘房源’。去年8月16日，张某找到郭某说：‘房子有现成的，不过得给帮忙办事的哥们儿一些好处费’。说着，伸出4个手指。‘400块？’张某说：‘不，是4000’。为能尽快买到房子，郭某一咬牙，数了4000元现金交给了张某。结果这笔钱被他挥霍一空。

按照事先的约定，8月20日上午，张某和郭某一同骑车前往房管局办理买房手续。到房管局门口，张某趁郭某锁车的机会，说：‘我帮你拎着包吧！’便从郭某手中拿过来装有13万多元的旅行包。当二人向房管局门里走时，他故意把脚步放慢，躲到郭某身后。这时，不知从哪儿出来几条大汉，过来就打张某，他佯装害怕，拔腿朝外跑。郭某急喊：“小张，我的钱！”可张某装作没听见，连头也不回。郭某明白了，边追边声嘶力竭地喊：‘截住他，他抢了我的钱！’

听见喊声，一个刚好路过这里的民警马上在前面堵截，张某一见逃跑无望，只好束手就擒。”

（韩晓冬）

“穷疯了！光天化日之下，也太明目张胆了。钱要挣，也要堂堂正正，名正言顺。”F一边想，一边跨出了车门。

镜头闪回3个月前

硬币划了一个漂亮的弧，撞到桌面，绕了2圈，仰倒在桌上。“又是国徽！”阿玲泄气了。“得了得了，封建迷

信，有什么用？！”G自己也觉得无聊，收起5分硬币，一屁股坐回床上。“那你说咋办？这次听你的。”

“一句话，‘打进步’。上次不就是因为没有泡汤了吗。”阿玲又问，“分房委员会有几个人？”

“五个。”

“下周把他们的地址问清楚，噢，还不能问，别让人知道。”

“那咋办？”

“想办法呀，你不是记者吗？把你的本事拿出来呀，尽吹，一到正事就糟！”

“行行，睡吧，11点多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

天逐渐灰濛起来。刚才猛刮了一阵西北风这会儿减弱了许多。G跺跺脚，把斜靠在自行车横梁上的臀部抬起来。站直了身子。眼睛却始终盯着大门。

“妈的，那班家伙也不知道干什么？”G心里恨恨地骂道。将近二小时了，一直在这里候着。刚才办公室的小王走过来，自己没留神，来不及躲，被认了出来。“哟，下班都是一个多小时了，这么冷的天，在这儿干嘛？”“嘿嘿，有点事。”吱吱唔唔总算过去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华灯初上，G揉了揉眼圈，又揉了揉，花着眼看着都市美丽的夜景。“万家灯火”意味着什么？是那些早出晚归的劳动者们终于回家的标志。阿玲还在家等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莫非有诈？G赶忙把车搁下，也没锁，蹭蹭进了大楼。转了个遍，一个人影也没见着。见鬼，难道是从前门出去了？可是前门大冬天的，并不开呀？！要不就是乘着暮色，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了？！“真他妈窝火！”

一个多小时后，G回到了西北郊租借的农民平房里。向阿

玲编了一通瞎话，闷头吃了2碗米饭。

这些天，F心里总觉得燥。当初到研究所一半是无奈，一半是没想那么多。做点学问，有碗饭吃就知足了。一晃几年过去，眼看着“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越活越自在。再看着自己，一月固定2000大毛，心里就不是滋味。

“来，来，F，一口干了。现在是时来运转了，我们也得响应号召，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阿泉涨红着脸，一个劲把他的啤酒杯往F面前碰。他在西单劝业场租了个排挡，卖些时装、鞋袜之类的，一天进款不少。去年，从石狮进了一批旧西服，没想到被查了，没收不说，还罚了几千，倒透了霉。

“哎，F，你知道现在干什么最火吗？”阿泉老有一股开导F的劲。

“你说呢？”F头也不抬，挟起一块溜肝尖塞进嘴里。

“房地产！比炒股稳当，牵个线，搭个桥，好处费就是几千。”显然，阿泉也看了晚报上的那条花边新闻。F忍着没有捅破。

“得了吧，留着这份心给你自己找个窝吧。就冲着你们家那地儿，下辈子也轮不到危房改造。”

“瞧你这话说的。就算我们家这辈子上不了楼，我就不能为那些天下寒士排忧解难？”阿泉把最后一口酒喝下了肚。

车刚骑到双榆树就掉了点。还真有未雨先绸的人。早早就把雨披披上了。红的、绿的、黄的雨披使万花筒般的世界一下简洁、清爽许多。不论男的、女的，还是高的，矮的，得志的或是失意的，雨披的后沿都很飘逸，构成了一幅飞扬的图景。

赶到班上时，已是九点一刻。晚了45分钟。

“哎哟，老张回来了！”G一边招呼，一边揪住雨披的

顶盖，向上一拉，把雨披从身上抽了下来。

老张是报社返聘的老同志。仅仅因为与林豆豆曾在一个单位共过事，便在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后期被扫地出京，下放到山西吕梁山区。前些年才回到北京。老两口暂住原单位无人过问的2间平房里，说漏就漏，潮就不说了。人已两鬓染霜，儿孙已各奔东西。按照有关落实老干部政策规定，老张的住房应当由下放所在单位解决。说白了，就是由山西的单位在北京找一处房，或出钱给老张买套房。当然，产权归单位，老张仅仅有居住权，一过世，马上就得收回。

“出钱的事……嘿嘿，难办！”老张以那种过来人特有的大彻大悟的口气说。“那地方太穷，多了不好意思开口，少了又买不到合适的。”

为了这事，眼看奔70的人了，光山西自己就跑了2趟，这次是第三回。

G 揭开水杯，一股热气直往上窜，几片绿茶舒坦地展开，浮在面上。

“老张，这次谈得怎么样，有结果吗？”G问。

“答应给8万”

“8万？太少了！按北京的房价，一居间都紧巴，二居室压根儿买不着。”

“就这点钱也拖来拖去，费了不少周折。将就吧，买处旧房。城里平房好的话，也可以。”

“老张啊，您这辈的人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末了，老张看看四下没人，拿出一袋枣，说是从山西带来的，给阿玲补补身体。

一回到家，阿玲就没好气。最让G受不了的是阿玲闷不作声。那简直比撒泼发野、号淘大哭更让人难受。可话又说回

来，结婚3年多的确太难为她了。一开始是挤办公室那张仅一米宽的小钢丝床。夏天得尽可能分开点，免得太热，可分开也分不到哪去；冬天得尽可能搂紧点，免得太冷，因为原先报社租的一家福利厂的办公楼，白天暖气温低，晚上就冰凉了。可搂得再紧也不可能 $1+1=1$ 。后来熬不住，只好自己掏钱，一月120元到中国音乐学院租了一间学生宿舍，挺了3个月。一开春，又搬回了办公室。

“6·4”动乱后。是有一次分房机会。总共只有4套楼房，二套两居，二套一居。新房自然没戏，领导对G说，腾出的平房应该有希望，因为你最困难，又是最早来报社的硕士生。这么一说，G心里真充满了春天般的喜悦。结果，一间挺不错的平房分给了一个并不缺房，先生又在海外，她自己也要出国的女同胞。个中情由不得而知。

“你以为坐等天上掉馅饼啊？你这个二百五，木头脑袋。”那一阵，阿玲又气又急，心脏早搏又多了起来。

有什么办法呢？G抽了自己两嘴巴，说了几句“要不就离”的绝情话，把教训和失误写在笔记本上，逐渐又心平气和起来。

新上任的领导还不错，答应出70%租房的钱。于是，G又找回北大，在附近租了一间农民的平房。一晃2年过去了，又面临分房的严峻考验。整天提心吊胆。下班一回家，阿玲便问：“有消息吗？”仿佛成了“你回来啦”似的问候语。

“这回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分上一居。”

“应该没问题吧。听说有18套，再怎么着也得有我的，条例上说得很清楚，无房户单独排队，有贡献的要优先考虑，我们两头都挨得着，肯定没问题。”G说着，那股自信劲又上来了。

“你又来了，尽一厢情愿。那上回呢？”阿玲反问道。

“上回是上回，跟这回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阿玲紧追不放。

“唉呀，你有完没有完。告诉你不一样就不一样。老爱钻牛角尖。”G有些烦了。扭过头看着电视。屏幕上几只狼正分头隐蔽，等待着羚羊入围。赵忠祥用他那因此成名的嗓音，述说着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道理。

“你还烦了。”阿玲扒拉着半袋胡大瓜子，挑了一粒送到嘴里。

“得了得了，这回我们谁都别激动，心平气和地商量，你多虑，我求稳，正好珠联璧合。”

“这还差不多，明天你把分房条例拿回来。”

“喂，劳您驾，叫下F。”

“F。电话。”

“喂，我是F，哪位？”F偏头，把话筒挟在腮帮左肩之间。

“喂，我是阿泉，哥们儿，请我搓一顿，我把一个致富秘诀卖给你。怎么样？”

“行啊，你说在哪吧。”F右手翻着床头上的《读者文摘》，一边痛快地应着。

“那好，半小时后前门楼子见。”阿泉说完，叭地挂断了电话。

一走出地铁口，刚才那股凉嗖嗖的劲风无影无踪了。前门箭楼两旁搭起了脚手架。把上楼的坡道都扒开，露出了黄褐色的砂土。过去只有仰望它的份，这回，一次性看清了它的内脏，积累了点历史知识。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人们却并不在意，匆匆绕过地铁站的护栏，拥到人行横道上，准备集体让那些有意不停的车流停下来。然后慢慢悠悠地走向

广场。

那些外地游客真够横的，好象北京人就得当他们的孙子，得点头哈腰，百问不厌。要不就说是摆架子，态度恶劣。首都怎么了，首都就得装门面，打肿脸充胖子装文明？不过，他们也够傻的，省吃俭用跑来北京活受罪，走马观花，只能看轿子，要是还想看轿子里有什么，对不起，掏钱！还不知道轿子是不是空的呢。

F边走边胡思乱想。远远看到阿泉穿条花格老板裤在“大碗茶商场”门口晃荡。那裤裆长的足可以走私十条“万宝路”。F咧着嘴开心地大笑。

“哟，老板亲自当模特，身体力行啊！”

“怎么样？”阿泉得意地转了两圈，还特意把他那瘪得就剩骨盆的胯部朝F左颠两下，又向右颠两下。

照例是磋一顿。

俩人往大会堂西路走。那儿人少。

“这回该亮谜底了吧？！”

阿泉伸伸脖子，勉强打出个饱嗝。

“我跟你讲，现在北京有房的人可真不少，私房想卖个好价，那公房呢？反正闲着，也想转让转让，捞点外快。你就抓住这个心理。比如说吧，菊儿胡同那片危房要动迁了，你趁大家还蒙在鼓里，赶紧寻个主，再找个‘托’，买间旧房，占住地皮，一等动迁改造，嘿，那就发了。安置费不说，未了还得给你一套楼房。然后，你再一倒手，就是十几万！开窍了吧！”

“噢，就这主意？！”

“这主意怎么了？”

“不就从上周的法制报上看来的吗？某房地产管理局曹某知

道某房管所高某想买房，高某老公公是市里×局局长。于是曹某帮高某从私人手里用6.5万元买了间私房。过了不久，这块地皮被征用，高某便以29.5万元卖出，举手之劳，净赚23万。还有哪，某单位某领导，84年花2800元买上一处房产，花4万元翻盖一下，87年那片居民点拆迁，他得到了25万元拆迁费。尝到甜头后，88年又花15.5万元买了一处房，过了一年，又以19.5万元转卖给某单位。3年内做了两宗大买卖，轻而易举得了25万元……”

“没想到你也看了。”阿泉有些不好意思。

“哎，多受点启发嘛。再说，报上说的都是西安的事。在咱北京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F做出大度的样子。

“听说了吗？前一段宣武毙了几个房倒？”阿泉问。

“听说了，好象北京台新闻联播还播了。可是，我翻遍了日报、晚报、青年报、法制报，楞没找到，真邪门了。”

“再找找，知己知彼嘛！”阿泉说。

俩人说着走到了南池子。于是分手，各奔东西。

“听说后院新搬来一家。租了间南房。女的也是个老师，在厂桥那片的一个小学，男的是个厨子。说是家在青龙桥。两口子到西藏插队，一插18年，这不，回来了，连个窝都没有。”

阿玲掀开门帘，把小圆凳搬回了屋里。一会儿，走近身，坐在床沿，两手趴在桌上。“后院又搬来一家。（房租）一月一百。真够黑的。”

“还不够你操心的，你管人家那么多呢，有功夫自己看点书。”

“随便聊聊嘛，何必整天把自己搞得神经紧张的。”

“今天到学校见到阿欣啦？”

“见到了，中午一起吃的饭。”

“跟他们对门的又干了？”

“干。那天，厕所的水管不知怎么漏了，淌了一地 的水，那家女的冲着阿欣他们的门就一顿骂。李建这人真是一点脾气没有，拉开门就出去，阿欣还以为他去跟人干仗呢，没想到，他冲着那女的说了一句‘你嚷够了没有’，就又回来了，把阿欣气得哭笑不得。”

G 和阿玲都笑了起来。

“要是给我们一个合居，说死了也不去。”

G 点头。

镜头闪回到四月

4月初的北京早已显露出春意，成行成排的柳树抽出了新枝。从西山过来的运河水变得晓畅、生动起来。只是冬天由洁白的冰层覆盖着的淤泥和大小不一的碎石、破砖也露出了杂乱、龌龊的底蕴。看来，春天不仅给人以希望，同时，也使人看到厌恶。

报纸连篇累牍地宣传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深圳特区报》的“猴年八评”，《深圳商报》的“八论敢闯”被到处转载、评介。各地强劲的宣传阵势，都突出表露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髓——搞快一点。

外商投资开始回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个特区再次展现全新的开放势态。各种优惠政策纷纷出台。外商投资额和新批合资、独资企业成倍增长。

在经济趋势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真正的舞台——前10年还犹犹疑疑，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土地有偿转让出租”被明确作为吸收资金，进行投资环境和技术改造的成功路子，

全面推广实施。继海南洋浦租让给（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70年后，上海浦东也紧步后尘，布局落成，有偿转让70年，建立中国最大的保税区。

东风劲，楼市动。深圳、海口、广州、北京……楼价骤升。深圳从3000元/米²左右猛涨到4000元/米²，号称直追香港新界北。北京交通便利，毗邻城区的马甸，楼价抬到3000元/米²左右，甘家口3200元/米²。一些地段好、设施完备、豪华讲究的楼价则达到4000元，其“火”的程度，丝毫不逊于深圳。“炒楼”成了“炒股”之后，又一个万民关注的兴奋点。所不同的是，“炒股”对全国普通百姓来说，多数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影，有那份心，没那个胆，仅仅还是个兴奋点。而“炒楼”不同，它与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因为，酝酿多年的房改终于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全国范围内的房改帷幕已悄然拉开。

《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在京报纸和各省省报开始频繁出现关于各地房改方案和房地产业的报道。北京的房改方案和中央在京直属单位的房改方案也正紧锣密鼓抓紧最后审议。

G给国务院房改办的熟人打了个电话，证实了上述消息。末了，人家告诉G“放心吧，房改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象你们这样的无房户、困难户。”

“房改能改善，能改弊吗？”G头脑里一下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两天后，G抄回了一大堆有关房改的资料。

种种研究报告表明：过去的住房制度由于低租金、高补贴、福利制、无偿分配，造成了一系列弊端——低租金制下，简单的住宅维修再生产已难以为继，建房越多，国家补贴

越多包袱越重，分配不合理，多占房、占好房，以权谋房，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建国以来，我国居民住房消费占生活费用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住房靠国家，吃穿靠自己！”成了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居民消费不是投向住房这一最大的耐用消费品，而是花在吃、穿、家用电器乃至室内装饰上，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严重畸形。

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中国城镇住房改革》的报告中，对中国1979年以来的住宅建设说了一些好话：“中国的住宅建设成就既使从国际标准而论也是创纪录的……，中国80年代的成就，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所能达到的水平，而近似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500美元的国家的水平。”

的确，在1979—1990年的12年中，中国逐渐改变了单一的国家住宅投资结构，调动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积极因素，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住宅投资格局。城镇住宅建设累计投资2800多亿元，平均每年230多亿元，比前30年投资总额的6倍还多。共新建住宅15亿平方米，是前30年的近3倍，平均每年新建1.25亿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也从1978年的3.6平方米，提高到1990年的7.1平方米。

尽管如此，体制上还是低租金、无偿分配。中国人的住房问题依然日益突出：

全国城镇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有800万户。其中人均居住面积在2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有50万户。

全国还有5000万平方米的危房、6亿平方米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和50、60年代乃至70年代修建的简易房需要改造。

全国每年有约200万对新婚青年需要住房。

从全国人均居住面积看，尽管从解放前的4.5平方米提高到7.1平方米，但是地区、行业、单位之间差距甚大。全